

守身執玉軒遺文
書巖牘稿
計有餘齋文稿
貞蕤稿略



2557

守身執玉軒遺文

袁世紀 撰

中華書局

守身執玉軒遺文

此據漸西村舍叢
刊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序

桐廬袁用晦先生。學問精博。甄綜圖緯。出其餘事。發摛制義。融貫羣有。義法則一本。有明國朝諸大家。隱居教授。從遊不下數百人。瀨鄉之士。咸奉爲經師。同治七年。祥龍偕重黎同年受學於興化劉中允師。聚上海龍門精廬。得備聞先生行誼。並審重黎之學。幼時稟承庭訓爲多。後重黎官京師。祥龍仍住滬濱。索居寡侶。回憶論文緒言。時縈寤寐。去歲重黎分巡皖南。寓書下招。渡江敝舊。蓋別已二十餘年矣。重黎屬留牙齋課其二子。乃出先生制義。授祥龍讀之。周環諷誦。淵源根柢。深博無涯涘。豈後學所能彷彿一二哉。每讀一篇。竟謹注數言。以誌私淑。管窺蠡測。無當綏要。全稿甚富。兵燹後拾諸煨燼。勵存殘冊。夫學行卓卓若先生。原不藉制義以重。然所存之文。則皆繼蹤先生。光采內含者。醴泉一勺。飲者甘其味。威鳳一羽。見者珥其華。後人讀先生文。亦可藉以知先生蘊畜矣。光緒二十年龍集甲午仲夏。華亭年家子沈祥龍謹序。

守身執玉軒遺文目錄

是禮也

始吾於人也 四句

子曰甯武子 則恐

可也簡

非公事

己欲立而立人

飯疏食飲水

舜有臣五人 爲盛

升車必正立執綏

子張問善人之道 一章

二

古之學者爲己

守身執玉軒遺文 目錄

必有鄰

夫子之文章

或乞醯焉

季康子問仲由 一章

孟之反不伐 一章

述而不作 二句

師摯之始

唐棣之華 一章

車中不內顧

足食足兵 二句

君子之德風 四句

旣而曰鄙哉 已矣

未見其人也

夫子之牆數仞

舉而不能先

愚而好自用 四句

句踐事吳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是以論其世也

指不若人

萬物皆備於我矣

有民者 一節

能讓千乘之國

詩云憂心悄悄 一節

亞飯干適楚 入於漢

維石巖巖

君子之道造端 四句

日月所照

爲其殺是童子 一節

有孺子歌曰 足矣

前題

盡其心者 一節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

故觀於海者 其濶

奮乎百世之上 聞者

闐然媚於世也者

守身執玉軒遺文

是禮也

清 袁世紀撰

禮不外乎詳問。爲禮辨非爲已辨也。夫非禮之所在。而何以詳問若是也。子明之曰。是禮或人其亦深思之歟。且自禮之不明也。失之於疎慢者半。失之於冒昧者亦半。疎慢者不能自盡其禮。而禮意已失。冒昧者不能自盡其禮。而復訾乎人之盡其禮者。而禮意愈失。不從而辨之。則將以簡略相安。而謹恪之懷。卒無以明於天下。何哉。或人以我之不知禮。而卽在於每事問哉。而不知我之以隕越。是懼。審之又審。不敢稍存其忽。簠簋籩豆之間。而乃若是之詳慎也。我之以奔走是効。懷之又懷。不敢稍卽於惰。灌獻趨踰之下。而乃若是之明辨也。故以我爲不知禮。我則何辭。而以是爲不知禮。我則何安哉。且夫禮也者。亦曰敬而已矣。器數雖微。而先王先公實式憑之。一物之或昧。非敬也。卽非禮也。且無論其物之果昧也。卽使辨名考義。亦旣深悉其儀文。而當此明明赫赫。竟以漠然自處者。而漫不經心。其於小心昭事之意。何有焉。反是以思。則禮不在聰明之鍊達。而在名物之諮詢也。品節雖繁。而祭典祭統。實昭著之一事之或疎。非敬也。卽非禮也。且無論其事之果疎也。卽使贊幣奉主。亦旣無愆其儀度。而當此踴踴濟濟。竟以肆然自矜者。而不爲審慎。其於嚴恭寅畏之義。奚當焉。反是以思。則禮不在賢智之先人。而在典章之延訪也。使

不知以是爲禮。則所問似覺其煩。而究何嫌其煩也。夫儀曰等。詔曰辨。志重而義彰者。在先王原必致其詳審。而顧以是爲非禮也乎。故問之必及者。禮之所爲肅而恭。而問之必詳者。禮之所爲嚴而慎也。我亦以是爲兢兢焉耳。且不知以是爲禮。則所問似形其陋。而究何嫌乎陋也。夫奉牲告。奉醴告。法周而制備者。在吾人正宜核其精微。而顧以是爲非禮也乎。故不知而必問者。禮之所爲辨以晰。即知之而亦問者。禮之所爲謙以謹也。我亦以是爲懷懷焉耳。彼或人何不思之甚哉。

婉曲深至。俯仰如題。此境惟張曉樓能到。

必有鄰

鄰有決於德者。不修德而見爲孤矣。夫畏無鄰。自早處於孤也。畏其孤。是自卻其鄰也。斷以必有人。亦何不修德哉。且宇宙有一境焉。室家相比。戶牖相窺。致足樂也。不知者過門不入。疑此中寂寂無人焉。噫嘻。是人也。吾恐其獨行而無徒也。試以德不孤思之。天下有處於孤而以爲不孤者。始視不孤。而轉以爲孤。豈知孤於形。不孤於神。隱微不息之地。向慕彌殷。而卓卓人寰。恍同於聚族。天下有以不孤而疑爲孤者。疑爲孤。而終不能宅身於不孤。豈知不孤於神。乃不孤於形。意趣寂靜之區。羣情畢附。而紛紛倫類。可比以同居。所謂鄰也。鄰有聚亦有散。彼夫朝夕與遊。往來相接。非不謂鄰也。然而構鄰之象。失鄰之心。非樂土而棲遲。烏能常聚而勿散也。止於不遷之詣。而培基厚者。萃聚不厭其羣。擇境宏者。伴侶不虞其隘。一

日此鄰也。千古亦此鄰也。蓋德之所感。恍乎有相依之情矣。鄰有同亦有異。彼夫百室共處。萬井相連。豈不謂鄰也。然而結鄰之境。隔鄰之情。非樂郊而託足。烏能有同而無異也。立於克一之所。而爲廣居者。類聚無非族之嫌。爲安宅者。久處無或殊之好。聖賢此鄰也。庸衆亦此鄰也。蓋德之所通。居然有洽比之誼矣。非虛慕也。可實按也。一己洽萬方之性。萬方通一己之情。孰是分門而別戶者。夫人固有素擅招徠。而近則不親州里。遠則遙隔雲山。望望焉徒契諸神明。而不獲親諸覲面。欲來而不來。曷若此之不來而果來也。意旨融而情形不閒。我勤寤歌。人靳寤思也。諒無是事矣。有可信也。莫可疑也。一室操四海之志。四海賴一室之機。孰是索居而寡偶者。夫人固有樂爲比黨。而先自比戶以處。人誰並域以居。營營焉窮擬諸或然而不克歸。諸獨斷欲至而不至。時若此之不至而決至也。性真合而志氣已通。我弗離羣。人甘索處也。毋庸再慮矣。其有鄰也。不可必哉。蓋響應自屬無心。原非有關於動衆。而族類均安本志。疇樂自棄其門牆。然則人亦何不修德。而轉以子然無偶爲樂也哉。

題如爛柯。濯然久矣。而文則獨闢題局。無窮出清新。其妙不過推勘必有二字神理。

始吾於人也。而觀其行。

信與觀非好爲異。始今不能無慨矣。夫聽言猶是。而始也聽。而信。今也聽而觀。人將咎吾乎。抑吾將咎人乎。今使世故無變遷。俾得執一信耳。因以信目者。爲之始終於其際。亦推誠與物者所大幸矣。乃我方存

坦白之衷而忽歎此心之已古。我轉爲刻覈之念。而尙悔轉計之太遲。我生不過數十年之間。而前此樂爲其寬。後此不嫌其刻。抑何今之大異於昔所云也。吾也以身涉世。而於人坦懷相與。不覺忽忽其至今矣。然而吾又何樂乎今也。然而吾極不忘夫始也。始也正直之理。尙在人心。言有物亦行有恆。則寬大之懷。適與篤實之衷相契。而齒頰可概身心焉。始也質直之風。猶在天壤。坐而言亦起而行。推誠之體。適與反樸之詣相符。而片語具徵全量焉。夫使其人情不遠。卽歷終身而弗失其常可也。抑使其古處可敦。卽閱異時而適還其故可也。然而吾方謂始之可終據也。夫我生之初。已非復崇實黜華之世。而古直之遺。經十數世之所蕩。而猶有虛實之相符者。則世道之幸。而亦人心之樸也。而追維曩昔。吾方將執始以例今。然而吾不謂今之殊難料也。夫我生之後。亦幾經歲遷月異之時。而人情之變。僅半生來之所閱。而遂至前後之大謬者。則初念之非。而亦操鑒之失也。而歷溯平生。吾烏能卽今以概始。蓋聽言猶是。而始也聽而信其行。今也聽而觀其行。吾幸之。抑復危之。天下無不可轉之氣機。患不在天心而在人事。苟其相恃無他。得以終安其故我。則始也初非過爲信。而人不幸吾之疎。今也不待徐爲觀。而吾不慮人之詐。我懷其如昨。此吾所深爲釋然於今也。且夫世風之古不古。遞而降者一轉瞬而已爲今。世風之克振。衰而上者亦將一轉瞬而信不待觀也。往事猶堪回首。吾方幸始之深信非迂矣。我又愧今之觀察多事矣。天下有難驟挽之事勢。患不在質樸而在譁張。當此流而日下。羣將日涉夫浮夸。則人變其砥行之初。而負

吾實甚。吾安其信心之素，而誤人已多。輓近之忽非，此吾所深爲慨然於始也。且夫古道之尙存，趨而下者一旋踵而信已更爲觀。古道之云亡，變夫本者安望一旋踵而今更轉爲始也。夙願未足盟心，吾方悔始之輕信太誣矣。吾轉懼今之遽觀已晚矣。微予也曷爲至是。

渾灝之氣，感喟之情，溢言外。此沈酣於歸方兩家，而心知其意者也。

夫子之文章

賢者指聖以文章，若不容不別視者也。夫子貢正以文章觀聖者，乃至此忽別而視之，殆不欲以文章盡夫子耳。以爲學者日侍一聖人，而必於聖人之身別立主名，以爲淺求之地，不幾於歧視聖人哉。顧出諸聖者，本無淺之非深，而聖所出者，或卽深以爲淺，迨從積久之後，而有原始之觀，則名不必自我立，而仍若自我立也已。今夫威儀爲定命之符，而修辭亦立誠之要，所謂德隅之抑抑，與夫嘉謨之洋洋，皆文章也。賜從夫子遊，竊以是求之久矣。由今思之，而知夫子原自有夫子之文章也。天下偏全之數，指全於偏而偏者全，指偏於全而全者亦偏。夫章縫之容，必非他人之官骸所能貌，叩竭之示，必非他人之口舌所能參。此中固全乎其爲夫子矣。豈渾全之業，而賜顧偏目之乎。然以爲偏，而文章定不沒夫子，以爲全，而夫子又不盡文章。試思猶是夫子，而此曰文章，彼亦曰文章，何文章之從同耶。然後知全者自在夫子，而偏者自在文章，則雖約而指之曰：此之謂夫子，殆不過文章也。而於夫子無憾焉耳。吾人分合之情，求合

於分而分者合。求分於合而合者亦分。夫備四者之展舒。時時踐形而生色。集一堂之晤對。時時面命而耳提。惟子固合而有其文章矣。豈合同之化。而賜顧分屬之乎。然以爲分。而夫子未嘗離文章之外。以爲合。而文章又先勞夫子之心。試思猶是文章。而昔一夫子。今又一夫子。何夫子之從異耶。然後知合者自在文章。而分者自在夫子。則雖判而析之曰。此之謂文章。殆別有夫子也。而於文章無憾焉耳。故人以重文章者重夫子。則必曰非文章無以爲夫子矣。夫使夫子止有文章也。正恐熟視無覩。意中之夫子非夫子。卽目中之文章非文章耳。而一從元氣流行之際。微窺曲成不倦之忱。覺不欲人之輕視文章者。正不欲人之重視文章。而凡所發皇。不必矜持以有意。抑人以重夫子者輕文章。又必曰有夫子勿徒恃文章矣。夫使文章無當夫子也。正恐索解不獲。意中之夫子無文章。並目中之文章亦無夫子耳。而一從請業請益之餘。深究時止時行之妙。覺不欲人之重文章。而過信夫子者。先不欲人之輕文章。而過疑夫子。而由來鼓舞。何嘗因任以無心。吾思之。蓋尙可得而聞也。非有不可得聞者。亦安知得聞者僅夫子之文章也哉。

文章原根於性道。以偏全分合輕重。詮題想落天外。鋒游刃餘。能使題理題神。散作靈花萬點。

子曰甯武子 則愚

聖人有見於臣道之異用。而卽衛大夫以分著之焉。夫人爭樂言知。而事有必出於愚。若甯武子者。於有

道無道間分觀之。不亦較然乎。且人以身事主。竊願我國家長享太平。小臣得蒙無事之福。致足樂也。而變故所乘。覺保身未堪。以言哲。則盡瘁始克。以據誠。一人異量之施。此中正有急需。別白者。今夫委佩而揚清晏之休。度飾從容。退食猶含知略。涉川而念艱深之濟。身嘗險阻。匪躬轉類。愚衷乃吾思爲人臣子。既欲知於有道之日。又不得不愚於無道之時。而深有感於甯武子也。夫武子所處之邦。何如哉。其在文公。作室資齊桓之力。國小圖存。而悉索爲虞。未可侈陳夫明盛。閉關失重耳之歡。遽天起釁。而後艱方大。奚煩擬運於亨嘉。然以視襄牛之出。中路興悲。猷犬之譏。旄邱再賦。斯時不且內憂未作。外患不生。居然有道時乎。吾觀武子。惟是相偕進退。得安夙夜之常。閒有馳驅。堪備皇華之選。自覺身名俱泰。臣主交榮。所稱有道。則知者非耶。至於成公。而邦尙忍言哉。吾固不欲於此觀武子之用知。然亦何能於此料武子之用愚。而武子則竟愚矣。緩急既關於君父。聰明若盡歸於無用。而一往之志常伸。倘以犯難勿行。方且託沈幾而懷觀望。臣罪之當誅。卽此知之說矣。夫誰扞牧圉。誰守社稷。利害本自截然。而武子不爲居者。獨爲行者。毋乃昏昏不辨爾乎。至孤忠獲宥。豈得邀納玉納蒙之倖。固知意外之成。事由天。而愚者以奢望早及此也。此際象在童蒙。試迴思委蛇之丰采。不啻老夫盡知焉耳。禍福祇介在須臾。權譎亦隨急迫以開。而計較之私必絕。倘謂出屯多術。無妨留餘地。以便身圖。庸臣之負國。正不愚之咎矣。夫戮有士榮。別有鍼莊。殺身亦復何益。而武子不爲死臣。卽爲生臣。抑何斷斷不惑爾乎。至伯主刻深。卒不敗薄。就貨

必不諱有以爲無。則當其偶有所求。而甘爲沾丐之舉。以循夫緩急相通之義。則乞高卽所以信高。此或之直也。而高自可相報以直。其或妄意高室中之所藏。而以爲慷慨有素者。向固以所有給人。今難以所無應我。則不必果須是物。而故作卑辭之請。以驗其倉猝應變之才。則乞高卽所以胥高。此或之不直也。而高又何妨徑行其直。何也有曰。有無曰無。豈不磊磊明明也乎。而至乞鄰而與。則其委曲也甚矣。直云乎哉。

寫或之乞。分析數意。以反映下文。落想已極靈緊。用筆更清遠遒亮。飄颻空中。無一浮煙浪墨。

可也簡

可時人之簡。因其人而可之也。蓋伯子自有伯子之簡。而夫子之可伯子。卽以其簡。豈非因人論人者乎。以爲人之足挂人齒頰者。必非漫無短長者也。而有其長。必有其長之實。苟其實難沒。卽其長難沒矣。子之不能忘情於子桑伯子也。想子平日必有所以知伯子者在也。則吾之所以知伯子者。大約不過子之知伯子者而已。子今以子桑伯子爲問也。想子又先有所以定伯子者在也。則吾之所以定伯子者。要亦不過子之定伯子者而已。洵哉其人固一望可知也。非泯泯然不可爲人知者也。亦一言可定也。非昏昏焉使人不可定者也。不曰簡乎。從來人之學。半成於人之性。以彼伯子之性。何其獨近坦易之風乎。苟疑其性之與人殊。而從而菲薄之。是使天下之莽然疲役。貽譏其細已甚者。反得出而駕伯子之上也。爲伯

子者必有所不服。故有伯子之任天而動。而人情之樂爲使者。遂覺莫使於伯子之簡。夫簡奚不便之有乎。所謂清心之效。將於是乎覩矣。則其性可也。卽其學可也。吾黨固不得而非薄之也。而人之品。多立於人之志。以彼伯子之志。豈非專主徑直之行乎。必謂其志之偏於一。而從而讐謗之。是使天下之樊然淆亂。好爲庸人自擾者。俱得出而形伯子以絀也。論伯子者。亦有所不安。故有伯子之內斷不欺。而人世之遞相尊者。遂若別尊夫伯子之簡。夫簡亦何嘗不尊乎。所謂無事之福。應於是乎在矣。則其志可也。卽其品可也。吾黨又不得而讐謗之也。且夫吾之於人也。惟不欲假人以名。而乃不忍斬人之名。世豈無求名而吾偏斬而不予者乎。願斬而不與。必其託之而不類也。今使執伯子以類簡。而簡類。卽執簡以類伯子。而伯子類。其有不類者鮮矣。因其類而名之。斯謂形容之維肖耳。抑惟不欲誣人以實。而乃不忍沒人之實。世豈無責實而吾猶置之勿道者乎。願置而勿道。必其爲之而未成也。今使就伯子以論伯子。而伯子已成。其爲伯子。卽就簡以論簡。而簡亦成。其爲伯子之簡。其有不成者鮮矣。因其成而實之。不患面目之非真耳。然則論伯子之簡。而不以爲可。是刻也。非伯子之定評也。吾之所可如是。子亦愈知伯子矣。體會可也之神。其思淵微。其詞俊爽。有絳雲在霄。隨風舒卷之妙。

季康子問仲由 一章

以從政者而詢才。未知才之餘於政也。夫魯政之衰。從政者之無才也。豈知聖門之才。自餘於政。特未能

使耳。季康子何問焉。且國家非無政之患。而無才之患。至於才自盛於下。政自衰於上。莫如春秋之世。而吾魯爲甚。蓋公族擅權。人主無能詔其爵祿。世卿竊位。聖賢安得顯其經綸。乃據非其有。反竊竊然於人之宜有者。而重疑之。良可慨已。今夫國之強弱。視政之得失。魯自康子從政以來。國何如哉。田賦棄周公舊法。患盜則思淫刑以逞。而強敵徵辭。乃束手而奉百牢之獻。伐邾違景伯忠言。無事則發大難之端。而寇戎壓境。遂甘心而爲城下之盟。令爾日者有馮簡之能斷。有太叔之美文。有國僑之博物。雖四十年不被兵可也。而魯豈曰無人。若由若賜若求。胡爲至今不使也。況當日者信邾射則諾。重邦君解衛藩則功成。束錦獲齊甲則績在用。矛惟三子其明效大驗也。而肥柰何不知。爲果爲達爲藝。豈猶煩大夫顧慮歟。然則其問夫子何也。驕盈矜誇。視權勢直爲私物。而反覺經生拘文牽義。未必諳朝廷典故。遂以執袴而薄讀書談道之儒。佻佻蔽蔽。若仕宦竟有別長。而轉慮才士揮霍從心。或且乖時事機宜。偏以斗筭而議清廟明堂之器。夫子曰。何有哉。何有哉。惜當世無使之者。雖然。康子之問。豈真有欲使之心。而夫子豈真望康子使之也哉。兩觀之示威也。夾谷之適變也。正籥之泛應也。攝相三月。而果達藝之效。化馳若神。乃遺言必召。奚治命而弗遵。以爲道大莫容耳。不謂孔悝有仕與祭不終貽。上有封平陽請念。果者亦若畏其果。達者亦若忘其達。卽待用如求。仍祇備奔走策馭之數。其蔽賢亦太甚矣。且猶假一問以飾其不能同升之罪。幾欲託於慎重名器之思。君子以康子爲何如人乎。顏閔之德行也。游夏之文學也。宰我之言